

## 從虞支兩韻「特字」看 粵方言跟古江東方言的聯繫\*

郭必之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根據虞支兩韻的「特字」考察粵方言的語言層次，特別是古江東方言的成分。所謂「古江東方言」，是指六朝時期流行於長江下游地區的方言，以今天的蘇州為中心。近來頗有學者認為《切韻》是折衷北方方言和江東方言而編成的，足見江東方言在當時有相當崇高的地位。至於它的音韻特徵，《顏氏家訓》和《切韻序》都有較詳細的論述，最為人所熟悉的就是「魚虞有別」、「支與脂之不混」。

上述這些音韻特點仍然保留在部分吳方言和閩方言裡。毫無疑問，吳、閩兩種方言都有個江東方言的底層。粵方言區雖然與閩方言區毗連，但幾乎找不到半點江東方言遺留下來的痕跡，只是個別字的讀音比較特殊。我們認為這些字——也就是本文的所謂「特字」——都是舊有層次的殘留。通過跟吳、閩諸方言比較之後，發現部分跟江東方言有關。

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主要介紹江東方言的性質，兼及吳、閩等方言的層次問題。第二節講解中古魚、虞、支、脂、之五韻在現代粵方言裡的發展。第三、四節是本文的重點，集中討論虞、支兩韻「特字」在各種粵方言裡的情況，同時嘗試追溯它們的歷史淵源。這些「特字」不單反映了江東方言的音韻特徵，而且往往能跟吳、閩等方言掛鉤，很可能源自古江東方言。最後一節是結論，簡單交代粵方言各個語言層次的形成和移民史的關係。

關鍵詞：粵方言，江東方言，語言層次，特字，虞韻，支韻

### 1. 研究動機、目的和方法

很多語言都是由不同的語言層次累積而成的，漢語也是其中一個例子。隨著越來越多調查報告的出版，我們對漢語方言的層次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文白異

---

\* 本文初稿曾分別在日本愛知縣立大學（2002年8月20日）、早稻田大學（2002年8月26日）和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10月2日）三個場合宣讀過。撰作和修改期間，

讀的描寫、語言底層的發掘、以至如何追溯各個層次的歷史淵源，都是學者比較關心的課題。關於近幾十年來「漢語層次學」的研究成果，可參考何大安 (2000) 的論述。

要分辨漢語方言的層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文白異讀提供的訊息。最經典的例子莫如羅杰瑞 (Norman 1979) 根據「石」、「席」等字的異讀，指出廈門話包含了三個層次：漢代、南朝晚期和晚唐。<sup>1</sup> 考察文白異讀誠然是探溯語言層次最便捷的途徑，但面對一些文白異讀不太豐富的方言時，這種方法便有很大的局限了。眾所周知，粵方言的文白異讀並不怎樣突出。據劉鎮發 (2001[1997]:135)，閩方言擁有兩個或以上讀音的日常用字多達一千五百多個，但粵方言卻只有三百個左右。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沒有豐富的文白異讀並不等於沒有層次。像粵方言這種整合力相當強的方言，<sup>2</sup> 它往往把不同層次的讀音壓縮在一個平面之上。換言之，如果單作平面的觀察，便會忽略很多有意思的語言現象。在這篇文章裡，我嘗試用「特字」來考察粵方言的語音層次，特別是六朝江東方言的成分。

當我們拿中古音跟現代方言的語音系統作比較時，往往會發現一些字不符合一般的演變規律，它們都屬於廣義的「特字」。<sup>3</sup> 「特字」的數量通常不多，但它對於考鏡語言之間的關係卻很有用。這點鄭錦全、王士元 (Cheng and Wang 1971: 219) 兩位說得很明白：「The extent to which two dialects share exceptional forms can lead us to ver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istories of these two dialects.」丁邦新 (2002a:2) 也指出：「我們知道當方言從母語分支出來之後，甲方言再有新的變化，乙方言通常就不容易有類似的變化。如果這種新的變化是個別的，不合正例的，那就更不容易雷同。我想這一類的特字應該可以檢看方言之間的關係。因為不同的方言而有一致的例外，必定代表某一種意義。」事實上，羅杰瑞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運用過「特字」法為閩、客兩種方言的分區作出判斷 (Norman 1988b, 1989)。我們的做法跟羅先生的不同：羅先生以「特字」來判定某些方言的歸屬，<sup>4</sup> 我們則用「特字」來分析不同方言之間的聯繫。

---

蒙丁邦新、梅祖麟、張洪年、張雙慶、韓哲夫 (Zev Handel) 諸位老師的指導和鼓勵。論文宣讀後，又先後得到潘悟雲、麥耘、古屋昭弘、何大安、曹逢甫、林英津幾位的謄正。兩位評審員提出了一些具啟發性的建議，本人遵照他們的意思，作了局部的修改。謹此向他們表達衷心的感謝。

<sup>1</sup> 後來張光宇 (1990, 1996:59-72) 對羅先生的「三層說」作過一些補充。

<sup>2</sup> 對於各種方言的整合能力，李如龍 (2001:169) 有詳細的介紹。

<sup>3</sup> 關於「特字」的具體定義和成因，參閱丁邦新 (2002a, b)。

<sup>4</sup> 例如他認為閩方言是對古全濁音讀作送氣或不送氣清音非常一致的方言：「啼」、「糖」、

中國在魏晉南北朝長期處於分裂的狀態。政治上是南北對峙，語言方面同樣也是截然二分。顏之推 (531-591)《顏氏家訓·音辭篇》說：「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論，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推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陸德明 (556-627)《經典釋文·序錄》亦云：「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我們所熟知的《切韻》，就是在這種「南北對峙」的背景下、折衷兩種方言的音系而編成的。北方方言以鄴下音（實際是洛陽音）爲代表，南方方言的代表音系則是金陵音（丁邦新 1995）。至於兩種方言在音韻系統上的分歧，顏之推說：「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又說：「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篇中提到的「以庶（魚）<sup>5</sup>爲戍（虞），以如（魚）爲儒（虞），以舉莒（魚）爲矩（虞），以紫（支）爲姊（脂）」牽涉到魚虞以及支脂分立的問題：北人的語言似乎「魚虞無別」、「支脂相混」，但南人卻能區分這幾個韻。<sup>6</sup>對於這種與洛陽音迥然不同的南方方言，學者或稱之爲「中古南方方言」（Southern Middle Chinese Dialects，見 Mei 1979:7）、「江東方言」（梅祖麟 1993）、「金陵《切韻》」（丁邦新 1995；陳忠敏 1998）、「吳語」（何大安 1993）。爲了避免混淆起見，本文只採用「江東方言」一種叫法。<sup>7</sup>

魚跟虞、支跟脂之在大部分的現代漢語方言裡已經合流，如北京話「豬」（魚）＝「蛛」（虞），都唸 [tʂu]；<sup>8</sup>梅縣客家方言「奇」（支）＝「祁」（脂）＝「其」（之），都讀 [khi]。但在部分吳方言、閩方言和贛方言裡，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幾個韻分用的痕跡：

---

「疊」基本上都是送氣清音，「頭」、「袋」則是不送氣清音 (Norman 1988b:229-230)。但羅先生由始至終都沒有用過「特字」這個詞語。

<sup>5</sup> 舉平聲以賅上、去，下同。

<sup>6</sup> 正確一點說應該是「支與脂之有別」。這種現象在顧野王（519-581，吳郡人）的《玉篇》、佛經譯文、以及南方作家的詩文押韻裡都有所反映，參閱周祖謨 (1966b[1966a]:369-370, 1996:737-738)、蒲立本 (Pulleyblank 1979)、何大安 (1981) 和梅祖麟 (2001:3) 的討論。

<sup>7</sup> 金陵《切韻》和江東方言也許不是同一種語言。這裡暫依丁邦新 (2003:2-3)。

<sup>8</sup> 爲了方便討論，舉同音字先不管聲調，下同。

(1) 吳、閩、贛諸方言「魚虞有別」的層次<sup>9</sup>

地點(系屬)	鋸(魚)	煮(魚)	句(虞)	主(虞)
開化(吳) <sup>10</sup>	kie	ie	tɕyo	tɕyo
常山(吳)	gə	ie	tɕye	tsuə
福州(閩)	køy	tsy	kuə	tsuo
泉州(閩)	ku	tsu	ku	tsu
南昌(贛)	kie	(tɕy)	tɕy	tɕy
南城(贛)	kie	tɕie	tɕy	tɕy

(2) 吳、閩、贛諸方言「支與之脂有別」的層次

地點(系屬)	離(支)	梨(脂)	李(之)
開化(吳)	lie	li	li
常山(吳)	lie	li	li
福州(閩)	lie	lai(白)	li
建陽(閩)	lie	loi	se
建寧(贛)	lie(籬)	li	li

能區分魚虞、支與脂之的方言頗大部分都是重合的。同時擁有兩項江東方言的特徵，應該不是偶然的現象。我們相信，上述幾種方言都有個江東古讀層。<sup>11</sup>

像開化話、福州話等能清楚反映江東古讀層的方言畢竟不多。更多的情況是受到新層次的侵蝕、最後只剩下幾個「特字」作為古音的標記。這些「特字」都屬於語音演變的殘餘，也可說是古層次零散的片段。<sup>12</sup>

## 2. 粵方言的情況

究竟粵方言跟江東方言有沒有過聯繫呢？如果有的話，為什麼在魚虞分立、支與脂之不混的層次上沒有反映出來？現在，讓我們重新檢視這幾個韻在各種粵方言中的情況。本文採用的粵方言資料包括：詹伯慧、張日昇 (1987, 1988, 1994,

<sup>9</sup> 資料來源詳見「引用文獻」欄，這裡不一一列出。

<sup>10</sup> 方言系屬簡稱：粵——粵方言；吳——吳方言；閩——閩方言；贛——贛方言。分區依《中國語言地圖集》。

<sup>11</sup> 梅祖麟 (1993, 2001) 詳細討論過江東方言和吳、閩、贛諸方言的關係，此不贅。

<sup>12</sup> 張光宇 (1990:191) 對層次如何萎縮為「特字」（張文的所謂「點」）有精闢的論述。

1998)、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羅康寧 (1987)、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爲了方便討論，本文依據《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 的辦法，把整個粵方言區分爲七小區：(一) 廣府片；(二) 四邑片；(三) 勾漏片；(四) 高陽片；(五) 吳化片；<sup>13</sup> (六) 欽廉片；(七) 邕潯片。下文或以首字作爲簡稱 (如「廣」=「廣府片」)。遇有標音系統不協調時，一切以詹伯慧、張日昇編的資料冊爲準。

中古魚虞韻和支脂之韻在廣州話的對應比較整齊。試看下表 (參考李新魁等 1995:211-212)：<sup>14</sup>

(3) 中古魚、虞、支、脂、之五韻在廣州話中的演變

中古韻目	廣州話今讀	條件	例字
魚、虞	-y	章知二組、影、喻、日、疑母	諸 [tsy]、書 [sy]、儒、魚 [jy]
	-œy	精組、見組 (除疑母)、泥、來、曉、匣母	蛆 [tsœy]、女 [nœy]、呂 [lœy]、居 [kœy]
	-u	非、敷、奉三母	夫、付 [fu]
	-ɔ	莊組	初 [tshɔ]、梳 [sɔ]
	-ou	微母	無、武 [mou]
支、脂、之開口	-ei	喉牙唇音 (除疑、影、喻母)、娘、定母	悲 [pei]、喜 [hei]、地 [tei]
	-i	舌齒音 (除娘、定母)、疑、影、喻母	紫、紙 [tsi]、兒、儀 [ji]、史 [si]
	-ɐi	小部分字	篩 [sɐi]、荔 [lɐi]
支、脂、之合口	-œy	舌齒音字	累 [lœy]、水 [sœy]
	-uei	牙喉音字	跪、季 [kuei]

由於這幾種韻母出現的條件明顯跟聲母有關，而且極少構成對立，所以在 McCoy (1966) 和辻伸久 (Tsuji 1980) 擬構的「原始粵方言」(Proto-Cantonese 或 Proto-Yue) 音韻系統裡，我們都找不到「魚虞分立」、「支與脂之不混」的現象。<sup>15</sup> 例如根據 McCoy 的系統，「居」(魚)、「句」(虞) 在「原始粵方言」裡都讀 \*kiu；

<sup>13</sup> 我們還沒有找到吳化片完整的語音資料，所以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主要限於其他六片。

<sup>14</sup> 有少數例外字，本表未有列出。

<sup>15</sup> McCoy 據以擬構的是四邑話，辻伸久則用廣西白話。可以說，「支與脂之有別」、「魚虞不混」在整個粵方言區都沒有明顯地反映出來。

依照辻伸久的擬音，「企」(支)、「飢」(脂)、「基」(之)的韻母都是 \*-cy。後來梅祖麟寫〈南北朝的江東方言和現代方言〉(1993)更直接指出：「粵語的主要層次導源於八、九世紀的北方方言」，原因是「《韻鏡》反映的是八、九世紀的北方方言，其音系結構仍保存在粵語裡」，因此粵方言是一個「沒有江東層次的方言」(梅祖麟 1993:38)。但另一方面，梅先生又發現粵方言中有一些「特字」能夠跟「江東方言西陲」的贛方言相掛鉤，所以他在文章的「結論」中寫道：「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粵語、湘語、閩北、閩中是否有個江東底層本文往往舉棋不定，值得做更進一步的研究。」(梅祖麟 1993:47)梅先生雖然沒有詳細說明那批「特字」的性質，但他的意見卻啟發了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粵方言的層次問題。

### 3. 粵方言的虞韻「特字」

前人考察現代方言魚虞有別的層次時，多是只從魚韻方面著手，希望找到它跟虞韻有分別的地方。如果單循這條思路來觀察粵方言，肯定會失望而回。因為粵方言似乎連一個魚韻「特字」也沒有。<sup>16</sup>

要證明魚虞有別有兩種方法：找到魚韻的某種韻母沒有在虞韻裡出現，或者反過來說，找到虞韻的某種韻母沒有在魚韻裡出現。前一步工作我們已經做過了，結果沒有找到什麼。現在嘗試做第二步。

我們發現廣州話裡有幾個非唇音的虞韻字唸 [-u] 和 [-ou] 韻母，另外又有三個字唸 [-œu]，不符合一般演變規律。唸 [-u]、[-ou] 那一類有「娶」(白讀，[tshou])、「鬚」[sou] 和「芋」[wu] 三字。<sup>17</sup> 我們管它為「A 類『特字』」。事實上，這種異讀現象並不局限在廣州一帶，而是廣泛地分布在粵方言區裡，可以算是粵方言虞韻的「特字」。為了顯示這幾個「特字」有異常的語音演變規律，我們找來了跟這些「特字」有語音對立的魚韻字，以資比較。<sup>18</sup> 兩字韻母沒有分別或資料不全的方言我們會放在欄的末端，並用「\*」號標出。

<sup>16</sup> 「僕」(第三人稱代詞)在吳方言和贛方言裡都屬於魚韻「特字」，能跟同聲母的虞韻字區別過來(「僕」≠「瞿」)。粵方言雖然也用「僕」，但並不屬於魚虞有別層，所以「僕」、「瞿」同韻。梅祖麟(1993:40)說：「粵語把江南的『僕』字北方化了」，就是指「僕」在粵方言已經混到魚虞不別的層次裡去，不能視為魚韻「特字」。

<sup>17</sup> 「數」在廣州話裡唸 [sou]，理應算作「特字」。但由於受到聲母的影響，莊組三等後的韻母有較多例外音變出現，不好作為比較的基準，所以本文把所有莊組三等字都略去不論。

<sup>18</sup> 雲母的「芋」沒有相應的魚韻字可以比較，所以我們只能找來影母魚韻的「於」字。「於」、「芋」同屬喉音，理應有相同的演變規律。

(4) 粵方言「蛆」、「娶」兩字的讀音比較

地點(系屬)	蛆(魚)	娶(虞)
廣州市區(廣)	tshœy / tsœy	tshou(白)
番禺市橋(廣)	tsœy	tshou(白)
東莞莞城(廣)	tsui	tshou(白)
連山布田(勾)	thy	ɬy / thu
廣寧(勾)	tshøy	tshøy / tshəu
封開南豐(勾)	tshœy	tshœy / tsho
*中山石岐(廣)	tsy	tshy
*斗門鎮(四)	tsui	thui
*台山台城(四)	thui	thui
*恩平牛江(四)	tsui	tshui
*陽江(高)	tʃhei	tʃhei
*信宜(高)	tshy	tsy
*廉州(欽)	tʃhu	tʃhu
*南寧(邕)	tshy	tshy

(5) 粵方言「絮」、「鬚」兩字的讀音比較

地點(系屬)	絮(魚)	鬚(虞)
廣州(廣)	sœy	sou
番禺市橋(廣)	sœy	sou
中山石岐(廣)	sy	sy / su
東莞莞城(廣)	sui	sou
斗門鎮(四)	sui	sou
台山台城(四)	ɬui	ɬu
恩平牛江(四)	sui	sɥ
陽江(高)	ɬei	ɬou(白)
信宜(高)	ɬoi	ɬu
廣寧(勾)	sy	səu
南寧(邕)	ɬy	ɬu
*連山布田(勾)	ɬy	ɬy
*封開南豐(勾)	sœy	sœy
*廉州(欽)	ɬu	ɬu

## (6) 粵方言「於」、「芋」兩字的讀音比較

地點(系屬)	於(魚)	芋(虞)
廣州(廣)	jy	wu
番禺市橋(廣)	jy	wu
中山石岐(廣)	y	u
東莞莞城(廣)	zy	fu
斗門鎮(四)	ji	vu
台山台城(四)	zi	vu
恩平牛江(四)	zi	vu
信宜(高)	jy	wu
連山布田(勾)	y	wu
廣寧(勾)	øy	wu
封開南豐(勾)	y	u
南寧(邕)	jy	wu
*陽江(高)	ji	-----
*廉州(欽)	u	u

以上三組對立普遍見於各地的粵方言中。其實 A 類「特字」在粵方言區裡還有好幾個，只是覆蓋的地理範圍沒有「娶」、「鬚」、「芋」那麼廣泛：

(一) 精組：「取」，廣州音 [tshœy]，但「取耳」（舊時剃頭師傅替人挖耳垢）一詞的「取」卻要唸 [tshou]（白宛如 1998:244）。[tshou] 是「取」的白讀音。清初廣東詞人屈大均（1630-1696）有三首詞拿「取」跟侯、尤韻字押韻。<sup>19</sup> 侯、尤韻字早期廣州話分別唸 \*-ou 和 \*-iou（李新魁等 1995:143-144），可以推知「取」當時也有類似的韻母。<sup>20</sup> 另一方面，斗門上橫水上話（四邑片）「取」、「娶」、「趣」都唸 [tshoi]，與同聲母的魚韻字構成對立（「取」[tshoi] ≠ 「蛆」[tsui]）；

(二) 精組：「需」，寶安沙井話（廣府片）可唸 [sui] 或 [sou]，其中 [sou] 與

<sup>19</sup> 這三首詞分別是〈醉鄉春〉（陳永正 2000:1298），「取」跟「酒、手、受」等字押韻；〈買陂塘〉（陳永正 2000:1299），「取」跟「有、斗、口、酒、否、舊、婦、缶、壽」等字押韻；〈暗香〉（陳永正 2000:1303），「取」跟「豆、口、溜、幼、逗、蔻、透」等字押韻。清水茂（2000）討論過屈詞所反映的粵方言特色，但沒有提到「取」能跟尤韻字押韻這一點。

<sup>20</sup> 事實上，「取」在屈詞中大部分都是跟魚虞韻字押韻的。這可能是受到傳統韻書的影響，也可能是「取」已經產生了文讀音。



「鬚」同音；

- (三) 章組：「樹」，懷集話（勾漏片）把「樹」稱作「杵」[tsou]，如「杵葉」（樹葉）、「杵枝」（樹枝）等。[tsou] 與「字音表」裡的「杵」[tshy] 聲、韻、調俱不相合，我們懷疑它的本字是「樹」。證據有以下幾項：(I) 懷集話周邊的方言都沒有把「樹」稱為「杵」的例子；(II) 懷集附近的封開南豐（勾漏片）「樹」字唸 [tsy]，證明懷集話可能也有同樣的聲母；(III) 「字音表」中，懷集話「樹」字的聲調 (325) 跟「詞匯表」「杵」字的聲調一樣。[tsou] 很可能是「樹」字的白讀音。由於它保存了較古的讀法，人們不了解這就是「樹」字，於是便另行製了一個「杵」字來代替它。禪母魚韻的「薯」懷集話唸 [θy]，與「樹」音構成對立；
- (四) 章組：「蛀」，封開南豐話把「(馬蜂) 螫人」稱作「妒」[tu]。我們認為「妒」的本字是「蛀」。證據有：(I) 在鄰近的四會話和廣寧話（同屬勾漏片）中，「(馬蜂) 螫人」都稱為「蛀」。(II) 封開話的「妒」和四會話「蛀」[ty] 的聲母相同，可能反映了較古老的讀法；(III) 「妒」的聲調 (433) 跟「字音表」「蛀」字的聲調一樣。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妒」的本字是「蛀」，[tu] 是它的白讀音。章母魚韻的「諸」封開話讀 [tsy]，與「蛀」構成對立。

虞韻有幾個「特字」唸 [-u] 和 [-ou]，魚韻裡有沒有類似的現象呢？翻查詹伯慧等編的字表，我們找到兩個字：「廬」和「驢」，香港話（廣府片）俱音 [lou]。對於這兩個字為什麼不符合演變規律，余靄芹 (Yue-Hashimoto 1972:649) 認為是受到它們的偏旁影響 (analogical reading)，所以才產生了例外的音變。把這兩個字排除掉以後，粵方言的魚韻便幾乎再沒有 [-u] 類韻母的字了。<sup>21</sup> [-u] 類韻母可以視為區分粵方言魚虞兩韻的指標。

粵方言 A 類「特字」幾乎是毫無例外地跟模韻合流。中古模韻屬一等，虞韻屬三等，它們之間的差異可能只在於介音的有無。《廣韻》魚韻下注明「獨用」，虞韻下注「模同用」，就是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主元音，可以拿來押韻。如今模韻和虞韻「特字」已經完全合流，可視為「創新」的演變。

A 類「特字」併入模韻，而 B 類的三個「特字」則和侯、尤韻字同韻。

確認 B 類三個「特字」都要通過「考本字」的程序。它們包括廣州話「打風

<sup>21</sup> 我們在《漢語方音字匯》(1989:118) 找到一個反例：「儲」在廣州話和陽江話裡都可以唸 [tʃhou]（白讀音）。由於詹伯慧、張日昇所編的資料冊沒有收錄這個讀音，所以不太清楚這個字在其他粵方言點裡的唸法，姑存疑待考。

[kœu]」（刮颱風）的 [kœu]（<「颶」）、「一 [tœu] 樹」（一棵樹）的 [tœu]（<「株」）和「[œu] 仔」（孕育胎兒）的 [œu]（<「嫗」）。<sup>22</sup>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1〈風〉：「餘則夏秋之交多颶……〈陸胤傳〉云：『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又同卷〈舊風〉條說：「南海歲有舊風，亦曰風舊，蓋颶風也。」<sup>23</sup>「舊風」首見於《三國志·吳志·陸胤傳》（屈大均所引），「颶風」則見《太平御覽》卷 9 引《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音具）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參考李榮 1990:242）「舊風」、「颶風」無疑為一物，可惜屈氏沒有進一步分析兩字的關係。按「舊」《廣韻》「巨救切」，「颶」《集韻》「其遇切」，兩字聲、調、等都相同，只是「舊」在宥韻，「颶」屬遇韻。單憑翻查韻書的確很難說明兩字相通的道理。<sup>24</sup> 但我們找到一些資料，證明四世紀的江東地區部分虞韻字有轉入尤韻的傾向。我們會在本節末的小結交代詳情。

樹木的量詞，廣州話通常用「喬」[phɔ]，較古老的說法是「兜」[tœu]。目前「兜」在四邑片、勾漏片、高陽片和邕潯片裡依然流行，例如台山台城話（四邑片）唸 [œu]、陽山布田話（勾漏片）讀 [dœu]、陽江話（高陽片）音 [tœu] 等。陳伯輝 (1998:76-80) 通過大量考證，指出「兜」的本字是「株」。陳先生運用梅祖麟 (1995) 提出的「尋音法」，不單留意到粵方言的層次性，而且還能配合其他南方方言作出比較。我們同意他的看法。

廣州話「嫗仔」的「嫗」字也是由陳伯輝 (1998) 考釋出來的，<sup>25</sup> 但他忽略一條很重要的材料。《方言》卷 8：「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郭璞 (276-324)《注》：「江東呼『菑』，央富反。」段玉裁 (1735-1815)《說文解字注》在套引郭璞的話後指出：「『菑』即『嫗』也」。現在我們知道「嫗」是西晉時代江東地區的詞彙，同時更可依據郭璞的反切擬構「嫗」的讀音。稍後我們會說明「央富反」如何跟今天廣州話的讀音聯繫起來。

了解過虞韻「特字」在粵方言的音韻地位後，下一步就是嘗試尋找別的漢語

<sup>22</sup> 其中一位審查人指出「縷」字也應該歸入 B 類「特字」之列。「縷」在中山石岐讀 [lœu]、台山台城讀 [lœu]、恩平牛江讀 [lci]，均有別於一般魚韻字。但我們認為「縷」根本不是口語詞，它之所以有特殊的讀音，很可能受到諧聲偏旁的影響。試比較「縷」字在粵方言中的讀法：中山石岐 [lœu]、台山台城 [lœu]、恩平牛江 [lci]。

<sup>23</sup> 「風舊」在現代粵方言裡已經非常少用了，但在一百多年前的粵方言之文獻中仍然可以看到，參閱陳萬成 (2001)。

<sup>24</sup> 李榮 (1991a:8) 也沒有辦法解釋這兩個字的語音關係，只能說：「風舊與風颶，舊風與颶風，意思相同，語音本來相近，後來在不同的方言裡演變得差別很大了。」

<sup>25</sup> 這個詞在其他粵方言的說法不太清楚，無法作出比較。

方言是否也有粵方言那幾個「特字」。我們會特別留意「特字」的歸併模式，因為要確定語言之間是否有譜系關係，最重要的是觀察它們共同的創新方向。<sup>26</sup>

先談吳方言的情況。我們發現在蘇州話、上海話、崇明話、寧波話、蕭山話等北部吳方言中，「鬚」字的韻母都有別於其他虞韻字，而是跟模韻字一路走。表 (7) 羅列了各地「鬚」、「蘇」等字的讀音：

(7) 吳方言、粵方言「鬚」、「蘇」二字的讀音比較

地點(系屬)	鬚(虞)	蘇(模)	非虞韻「特字」
蘇州(吳)	səu(白)	səu	si(須)
上海(吳)	su(白)	su	sy(霈)
崇明(吳)	su(白)	su	tɕhy(取)
寧波(吳)	su	su	tshɿ(取)
蕭山(吳)	su	su	sɿ(須)
廣州(粵)	sou	sou	səy(須)

其中蘇州的 [səu]、上海和崇明的 [su] 都是白讀音，只出現在一些地道的詞語中。此外，大西博子 (1997:163) 在討論蕭山話「魚虞分立」的情況時，也特別提到這種方言「鬚」字的讀音：「(蕭山話)把『鬚鬚』稱為『鬚蘇』[ɦu su]，很可能這『蘇』就是『鬚』。據文獻記載：『吳人呼煖酒壺為急須，以其應急用。吳謂須為蘇，故亦曰急蘇。』(《蕭山縣志稿》卷二十九，民國 24 年)。因此可見 [u] 是虞韻固有的韻母。」<sup>27</sup>

蕭山話「芋」字的讀音也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大西博子 (1997:163) 說：「類似的例字還有：『芋苳』的『芋』(虞韻雲母)。蕭山市區、杭州、紹興都讀為 [ɦy]，諸暨讀為 [ɲy]，但蕭山郊區讀為 [nu]，跟『怒』字同音。『芋苳之芋如怒』(蕭山縣志稿)，可見『芋』字的演變過程 nu > ɲy > ɦy。顯然 [u] 是虞韻固有的。」<sup>28</sup> 丁邦新 (2002a:2) 雖然不太贊成用名詞性的「特字」去考察方言之間的關係，<sup>29</sup> 但現在我們找到兩個粵方言和吳方言共有的「特字」，因此純粹碰巧的機會就相對地較低。

<sup>26</sup> 參閱何大安 (1987:131-132)。

<sup>27</sup> 梅祖麟 (2001:14) 認為現代吳方言「鬚」字的讀音源自「共同吳語」的 \*-iu，後來 -i- 失落了，就成為 [su]。這點和本文的想法基本相同。

<sup>28</sup> 吳方言江山話「芋」字唸 [u] (秋谷裕幸 2001:11)，亦有別於其他虞韻字。

<sup>29</sup> 丁先生認為名詞容易借用，不宜作為考察方言聯繫的依據。但粵方言區和吳方言區相距極遠，而且彼此沒有接壤，因此「借用特字」的可能性並不高。

一般學者都認為吳方言處衢片帶有閩方言的特徵（丁邦新 1988；羅杰瑞 1990；潘悟雲 1995）。秋谷裕幸（1999, 2001）考察處衢方言時，就發現它跟閩方言有好幾個共同的虞韻「特字」：

(8) 吳方言處衢片和閩方言的虞韻「特字」

地點（系屬）	鬚（虞）	取（虞）	蛀（虞）	樹（虞）	秋（尤）	受（尤）
廈門（閩）	tshiu（白）	tshiu（白）	tsiu（白）	tshiu（白）	tshiu	siu
福州（閩）	tshieu（白）	(tshy)	tsieu（白）	tshieu（白）	tshieu	sieu
建甌（閩）	(sy)	tshiu（白）	(tsy)	tshiu（白）	tshiu	siu
潮州（閩）	tshiu（白）	(tshu)	(tsu)	tshiu（白）	tshiu	siu
常山（吳）	ɕiu	tɕhiu	-----	dziu	tɕhiu	iu
玉山（吳）	səu	tshəu	-----	dzəu	tɕhəu	səu
遂昌（吳）	(sur)	tɕhiu	-----	dziu	tɕhiu	ziu
慶元（吳）	ɕiu	tɕhiu	-----	tɕiu	tɕhiu	ɕiu
江山（吳）	ɕiu	tɕhiu	-----	dziu	tshu	ɕiu
廣豐（吳）	ɕiu	tɕhiu	-----	dziu	tshew	ɕiu

我們很容易便能看出這幾個「特字」的特點：它們同時也都是粵方言 A 類「特字」。「鬚」、「取」固然不用說，假若我們考本字沒有錯的話，「蛀」、「樹」在部分粵方言區裡也屬於「特字」的範疇。此外，福建省中西部好些閩方言、以至廣東省東北部的客家方言，「芋」字都有特別的讀音。例如將樂話 [io]、永安話 [u] (Norman 1984:181)、梅縣客家方言 [vu]，有別於一般唸 [-y] 或 [-i] 的虞韻字。這和粵方言「芋」字的讀音應該有一定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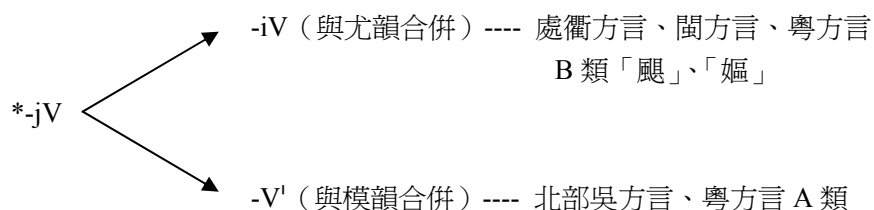
B 類「特字」中，「颶」和「嫗」都較少見於其他方言，<sup>30</sup> 所以這裡只討論「株」。作為樹木或其他植物的量詞，「株」在漢語方言裡的分布非常廣泛：由西面四川的西南官話、到東面福建的閩方言；由北面江西的贛方言，到南面廣東的粵方言。覆蓋的範圍雖大，但讀音頗為一致：一律讀同端母侯韻的「兜」，如桂林話（西南官話）[tou]、長沙話（湘方言）[təu]、南昌話（贛方言）[təu]、贛州蟠龍話（客家方言）[tiəu]、福州話（閩方言）[tau] 等。

雖然上述幾個「特字」都是吳、閩、粵等方言所共有的，但除了「株」字

<sup>30</sup> 上海話仍有「颶風」[dzy fəŋ] 這個詞彙（許寶華等 1997:57），但「颶」字已混入魚虞不分的層次中。「舊風」一詞也曾在閩方言區的潮州、海南流行過（參閱李榮 1991b:83）。至於「嫗」則見於建甌、建陽、政和等閩北方言中（Norman 1983:206, 1991:337）。由於資料太少，很難跟粵方言作比較。

外，其他的語音演變方向顯然並不相同。先談「鬚」、「取」、「樹」、「蛀」四字。在處衢方言和閩方言裡，這些「特字」都是跟流攝尤韻混合（秋谷裕幸 1999: 115）；<sup>31</sup> 但在廣州話和北部吳方言裡，它們則跟模韻合流。這個現象應該怎樣解釋呢？我們以為這兩種演變有同一個來源，分別只在於一個存古、一個創新。從消極的方向想，假如認為這些「特字」在處衢方言、閩方言裡屬於一個來源，而在北部吳方言、粵方言裡又屬於另一個來源，我們就不容易說明為什麼這幾種方言擁有同一批「特字」。似乎先要承認它們有同源關係，只是後來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歸併模式。我們發現：虞韻「特字」的走向很大程度取決於介音的有無。有介音的跟尤韻字合流，沒有介音的則跟模韻字混併（可能還要經過某些整合過程）。由於虞韻屬三等韻，所以這批「特字」形成的時候應該是有介音的。<sup>32</sup>

(9) 虞韻「特字」在吳、閩、粵諸方言中的演變模式



我們暫時把虞韻「特字」的共同來源寫作  $*-jV$ ， $j$  代表介音， $V$  代表韻母的元音。這個  $V$  肯定和當時一般虞韻字不同，不然的話就沒有什麼「特字」可言。既然跟虞韻不同音，那麼這批「特字」就會跟另一個韻——也就是尤韻——合併。從這個角度看，處衢方言、閩方言的虞韻「特字」帶  $-i-$  介音是比較存古的。丁邦新 (Ting 1975:68, 83-84) 和周祖謨 (1996:63) 都找到大批四世紀江東地區詩人拿虞韻字（魚部的一部分）跟尤韻（幽部的一部分）<sup>33</sup> 字押韻的例子。這種現象在江東地區頗為明顯。現試舉部分例子如下（有\_\_者為尤韻字）：

<sup>31</sup> 鄭張尚芳 (2002a:22) 也留意到這一點，但他認為虞、尤合流是中古晚期的現象，與我們的見解不一樣。

<sup>32</sup> 有些學者認為三等介音是晚起的現象，潘悟雲 (2000) 對此有很詳細的討論。中古三等介音的來源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這裡暫時依從丁邦新 (Ting 1975) 的做法，認為魏晉時期已經有三等介音的存在。

<sup>33</sup> 魚部跟幽部的界限依丁邦新 (Ting 1975)。

陸機 (261-303) 〈皇太子宴玄圃〉：秀數裕 / 陸機 〈功臣頌〉：裕附樹謀  
/ 陸雲 (262-303) 〈贈顧彥先〉：榆須驅浮嶠 / 陸雲 〈答兄平原〉：猷  
扶、嶠榆憂休 / 陸雲 〈九愍涉江〉：驅流疇仇求、憂愁須遊興舒 / 陸雲  
〈夏府君誄〉：猷符流區 / 陸雲 〈盛德頌〉：首主 / 孫拯 (?-303) 〈贈陸  
士龍〉：胄裕茂富 / 鄭豐 (?-303 左右) 〈答陸士龍〉：游流浮憂舟躡，秀  
茂援富袖附，周浮渝殊踰躡 / 杜育 (?-311) 〈筭賦〉：秋休求流隅劉浮敷  
/ 張翰 (生卒年不詳，西晉人) 〈杖賦〉：手久首距 / 蔡洪 (生卒年不  
詳，西晉人) 〈圍棋賦〉：籌駟驅敷符丘珠

這些例子證明陸機時代江東地區部分虞韻字<sup>34</sup> 和尤韻的讀音相當接近、甚至混同 (河野六郎 1979[1976]:551)。雖然往後我們幾乎再看不到虞、尤通押的例子，但絕不能說這種現象已經消失，因為它可能只是沒有在詩文中反映出來而已。<sup>35</sup> 我們猜想，原來跟尤韻合併的虞韻字比現在要多，但受到其他語言的干擾，最後只剩下「取」、「鬚」等幾個字。<sup>36</sup>

日本吳音所反映的現象也很值得注意。據吳聖雄 (1991) 的考察，無論是歷史假名遣所表記的吳音、《大般若經字抄》的直音注、抑或是《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的直音注，都說明「吳音的流攝和遇攝（尤其是虞韻和模韻）很接近」（吳聖雄 1991:53）。例如歷史假名遣虞韻的「樹」標音作 *zju*，而尤韻的「受」也唸 *zju*，與「樹」完全同音；又如在《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裡，「修」（尤韻）直音作「須」（虞韻）。吳音大概是借自五、六世紀的江南地區（平田昌司 1995:125），自然帶有當時吳方言的色彩。既然韻文押韻和對音材料反映出一個共同的現象，那麼對於這些「特字」的年代就不用懷疑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就是今日處衢方言、閩方言虞韻「特字」流向尤韻的源頭。<sup>37</sup>

「颺」《三國志·吳志》寫作「舊」、「嫗」郭璞音「央富反」，表明兩字在

<sup>34</sup> 在上述韻字中，「須」、「樹」、「主」等字很可能跟我們提到的虞韻「特字」有關。

<sup>35</sup> 目前只找到一個可疑的例子：無名氏〈讀曲歌·五八〉（宋詩）：驅由。

<sup>36</sup> 這批「特字」似乎以精組和章組字為主。據秋谷裕幸 (1997:152)，閩方言建陽話的「娶」*[tshiu]*、漳平話的「聚」*[tshiu]* 都屬於「特字」的行列。

<sup>37</sup> 這裡必須釐清一個問題：陳忠敏 (2002) 考察開化話（吳方言處衢片）時，把虞韻字分為三個層次，其中「鬚」、「取」、「樹」等「特字」屬於第一層（上古），與本文所斷定的年代（六朝）略有不同。陳先生指出：上述這些字源自上古侯部，而它們的韻母 *[-iu]* 又從不出現在魚部中，因此「可以認為 *iu* 韻讀是上古侯部字讀音的殘留層」（陳忠敏 2002:74）。但細心觀察，我們發現開化話的虞韻「特字」只跟幽部字同韻（如「憂」、「幽」皆讀 *[iu]*），不跟侯部字同韻（如「狗」*[ku]*、「豆」*[du]*）。開化話虞韻「特字」讀入尤韻的現象，反映了江東方言的格局，而不是上古侯部的殘留。

三、四世紀的江東地區讀入尤韻。現在的廣州話兩字仍唸 [-eu] 韻，是繼承了一千七百年前江東方言的語音格局。或者有人會問：「颺」、「嫗」和「鬚」、「取」有同一個歷史來源（即圖 (9) 的 \*-jV），為什麼它們在粵方言裡有不同的演變模式？這也許跟聲母有關。「颺」、「嫗」同屬牙喉音，三等介音可能保留了較長的時間，直至跟侯、幽韻合併為 [-eu] 為止。「取」、「鬚」屬齒音，介音可能較早失落，再經整合後就併入模韻中。至於介音丟失的時間下限，可參考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11〈土言〉條：「廣州語多與吳語趨相近。如鬚同蘇……」屈氏指出當時粵方言、吳方言「鬚」都讀同「蘇」，證明三百多年以前 A 類「特字」已經沒有介音了。

「芋」字作為「特字」的區域比較特殊。除了廣東省外，還見於閩西、贛東等較內陸的地區，這和其他 A 類「特字」很不一樣。從分布的形勢看來，我們懷疑粵方言「芋」字的特殊讀音是由宋代的移民帶來的。這個問題我們在第 5 節裡還會繼續討論。

中古虞韻字有兩個來源，一自侯部，一自魚部。這兩部分原來發音不同，後來的發展也有先後（李新魁 1994）。「株」在廣州話、福州話、南昌話、以至一大片西南官話中都讀同侯韻的「兜」。「株」在先秦兩漢時期正好也在侯部，因此陳伯輝 (1998:77) 認為是「口語保留了上古音」。有一條資料能夠幫助我們證實這點。李如龍 (1995:23) 調查閩方言時就發現：閩方言虞韻有好些字讀 [-iu]、[-au] 等韻，而這些韻又從來不出現在魚韻字中，分野非常明顯。追溯來源，就知道它們都是上古的侯部字。最自然的解釋是：這些「特字」在魏晉以前就從主流漢語中支出，所以依舊跟著侯韻字跑，沒有跟隨虞韻字一起演變。「株」福州話就唸 [tau]。既然呼「株」為「兜」反映的是上古音，那又跟江東方言有什麼關係？我們主要考慮到用「特字」「株」為量詞的方言都集中在南方，跟江東方言影響的範圍大抵相合。江東方言很可能是把這個量詞帶到南方各地去的媒介。

現在總結一下粵方言裡虞韻的幾個層次，以廣州話為例：

## (10) 粵方言虞韻的歷史層次

層次	例字	廣州話韻母	特點 / 出現條件
1. 秦漢層次 <sup>38</sup>	株	-ɐu	反映虞韻的上古來源
2. 江東層次	颺、嫗	-ɐu	反映江東方言虞韻讀入尤韻的情況 / 限於牙喉音
	鬚、娶、取	-ou	介音脫落，讀入模韻 / 限於齒音
	芋	-u	介音脫落，讀入模韻
3. 近代層次	朱、儒、句……	-y、œy 等	與魚韻相混

至於虞韻「特字」是通過什麼途徑傳到廣東去的？下文講述過支韻「特字」後會一併討論。

## 4. 粵方言的支韻「特字」

止攝四韻中支、脂、微都分開、合口。合口部分各種粵方言已經完全混同，根本看不到有什麼分別。本文只集中討論開口字的情況。

我們先引余靄芹 (Yue-Hashimoto 1972:652) 的一段話作為討論粵方言支韻「特字」的引子：「Descendents of the Zhi (支) rime have more exceptions than those found in the other rimes. Moreover, three of its exceptions have the final [A:i] in the words 徙蠶舐; four have the final [ɐi] in 麗篩蟻荔; and one has the final [ɛ:] in th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of 騎. This may suggest that originally this rime has a lower main vowel than the rest.」余先生的著作是針對廣州話而言的。書中提到八個不一般演變規律的支韻字，分別屬於 [-ai]、[-ɐi] 和 [-ɛ] 三種韻母。讀了這段話後我們想到兩個問題：(一) 上述八字是否都可視為「特字」？或者說，粵方言的支韻「特字」是否限於這八個字？(二) 廣州話以外的粵方言是不是也可以找到這些「特字」？

嚴格來說，「麗」、「荔」都不能算作「特字」，因為兩字在《廣韻》裡都有兩個反切：「麗」一讀「呂支切」、又作「郎計切」；「荔」既可切「力智」，亦可唸「郎計切」，與「麗」同音。大部分粵方言「麗」、「荔」兩字的讀音都是承繼「郎計切」而來的，符合霽韻演變的原則。「篩」屬莊組三等，我們照例不作分

<sup>38</sup> 這裡所謂的「秦漢層次」只有一個「株」字，理論上不足以構成「層次」。我們採用這個叫法只是為了區別於「江東層次」和「近代層次」而已。



析（參考註 17）。這樣，剩下來的支韻「特字」就只有「璽」、「徙」、「舐」、「蟻」、「騎」五個。<sup>39</sup> 先從「騎」字說起。

(11) 粵方言「騎」、「祁」、「旗」三字的讀音比較

地點（系屬）	騎（支）	祁（脂）	旗（之）
廣州（廣）	khe（白）	khei	khei
番禺市橋（廣）	khe	khei	khei
中山石岐（廣）	khe	khi	khi
東莞莞城（廣）	khe <sup>40</sup>	khei	khei
斗門鎮（四）	kh <sup>ə</sup> a	khei	khei
台山台城（四）	kh <sup>ə</sup> a	khei	khei
恩平牛江（四）	khia	khi	khi
陽江（高）	khe（白）	khei	khei
廣寧（勾）	kei / khe	kei	kei
南寧（邕）	khe	khi	khi
*信宜（高）	khei	khei	khei
*連山布田（勾）	ki	ki	ki
*封開南豐（勾）	ki	ki	ki
*廉州（欽）	khi	khi	khi

大部分粵方言「騎」字的讀音都有別於同紐脂韻的「祁」和之韻的「旗」，而是跟主要由麻韻三等所組成的韻母合併，所以「騎」、「蛇」同韻。孤例往往沒有多大的說服力。幸好我們找到兩個類似的例子，足以說明「騎」字的特殊音讀絕對不是個別的現象。

廣州話稱「古怪、難看」為 [khe le]，香港人一般寫作「騎呢」，本字應寫作「奇離」（白宛如 1998:24, 27）。<sup>41</sup> 「奇」、「離」二字皆屬中古支韻，廣州話文讀分別唸 [khei] 和 [lei]，唸 [khe] 和 [le] 只出現在「奇離」或「離奇」兩個詞語中。<sup>42</sup> 廣州話一共有三個支韻字唸 [-e] 韻，而這個韻母又從不出現在脂韻或之

<sup>39</sup> 其中一位審查人認為「倚」（～立）、「企」、「戲」等都是「特字」。但事實上，這些字和同聲母之韻字並沒有構成對立。

<sup>40</sup> 「騎」在「字音表」（詹伯慧等 1987:93）中分別唸 [khei]（東莞莞城）、[khei]（斗門鎮）、[khei]（台山台城）和 [khi]（恩平牛江），與「詞匯表」（詹伯慧等 1988:127）「騎樓」（街廊、露臺）一詞「騎」字的讀音不同。這裡採用了「詞匯表」的讀音。

<sup>41</sup> 對於支韻字讀 [-e] 韻，白宛如以「口語變讀」釋之。本文則以為是文白異讀的現象。

<sup>42</sup> 由於所見有限，暫時未知其他粵方言是否也有類似的叫法。

韻中。<sup>43</sup> 可以說，[-ɛ] 韻是區分支與脂、之的標誌（下文或稱爲「A 類『特字』」）。至於爲何 [-ɛ] 韻只出現在支韻中？這跟部分支韻字的上古來源很有關係，稍後我們會作較深入的觀察。現在先看其他「特字」的情況。

(12) 粵方言「蟻」、「擬」二字的讀音比較

地點（系屬）	蟻（支）	擬（之）
廣州（廣）	ŋei	ji
番禺市橋（廣）	ei	ji
中山石岐（廣）	ŋei	ŋi
東莞莞城（廣）	ŋoi	zi
恩平牛江（四）	ŋgai	ŋgi
陽江（高）	ŋei	ji（疑）
連山布田（勾）	ŋoi	ŋi
廣寧（勾）	ŋai	ji
封開南豐（勾）	ŋe	ni
廉州（欽）	ni	nei
南寧（邕）	ŋei	ni
*斗門鎮（四）	ŋgi	ŋgi
*台山台城（四）	ŋgei	ŋgei
*信宜（高）	ŋei	-----

除了一些四邑話外，其餘大部分粵方言「蟻」、「擬」都讀不同音。<sup>44</sup> 在「蟻」作爲「特字」的粵方言裡，「蟻」都跟蟹攝三等的祭韻和四等的齊韻混併，甚少例外。其實 [-ei] 韻也出現廣州話之韻字中，但出現的範圍只限於莊組三等，如「使」（白讀）、「駛」皆音 [sɛi]。縱使這兩個字的韻母與「蟻」相同，但由於來源可能不一樣，不宜等量齊觀。<sup>45</sup> [-ei] 韻作爲區分支與脂之的標誌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下文或稱爲「B 類『特字』」）。

<sup>43</sup> 白宛如 (1998:23) 舉了兩個脂韻字唸 [-ɛ] 的例子，但都十分可疑，此從略。

<sup>44</sup> 脂韻沒有疑母字，不能比較。

<sup>45</sup> 連山布田話（勾漏片）「蟻」唸 [ŋoi]，「使」唸 [ʃuei]，兩字韻母有別。這至少說明了部分粵方言「蟻」、「使」的韻母有不同的來源。合併爲一韻可能是晚近的事。

(13) 粵方言「舐」、「示」二字的讀音比較<sup>46</sup>

地點(系屬)	舐(支)	示(脂)
廣州(廣)	sai(文) / lai(白)	si
中山石岐(廣)	sai(文) / lai(白)	si
斗門鎮(四)	sai	si
陽江(高)	ɸai	ɸi
信宜(高)	sai	si
連山布田(勾)	ɸai	ɸi
廣寧(勾)	sai	si
廉州(欽)	ɸai	ɸi
南寧(邕)	sai	si
*番禺市橋(廣)	si	si
*東莞莞城(廣)	si	si
*台山台城(四)	-----	si
*恩平牛江(四)	-----	si
*封開南豐(勾)	-----	tsi

(14) 粵方言「璽」、「徙」、「私」、「絲」的讀音比較

地點(系屬)	璽(支)	徙(支)	私(脂)	絲(之)
廣州(廣)	sai	sai	si	si
番禺市橋(廣)	sai	sai	si	si
中山石岐(廣)	sai	sai	si	si
東莞莞城(廣)	sai	sai	sɐi	sɐi
斗門鎮(四)	sai	sai	sɿ	sɿ
台山台城(四)	ɬai	ɬai	ɬu	ɬu
恩平牛江(四)	sai	sai	sɿ	sɿ
信宜(高)	ɬai	ɬai	ɬei	ɬei
連山布田(勾)	ɬoi	ɬoi	ɬi	ɬi
廣寧(勾)	sai	sai	sei	sei
封開南豐(勾)	sai	sai	suə	sɐi
廉州(欽)	ɬei	ɬei	ɬi	ɬi
南寧(邕)	ɬei	ɬei	sɿ	sɿ
*陽江(高)	-----	-----	ɬei	ɬei

<sup>46</sup> 之韻沒有船母字，不能比較。

「舐」、「蠶」、「徙」三字（下文或稱爲「C類『特字』」）在大多數的粵方言裡都唸 [-ai] 韻母，與蟹攝二等皆、佳韻合流。廣西的南寧話和廉州話則都讀 [-ei] 韻，併入祭、齊韻中。脂、之韻字並沒有唸 [-ai] 韻的例子。

以上簡單介紹了七個支韻「特字」在粵方言裡的情況。這七個字要分爲三類，每類都有不同的併合模式，看起來非常複雜。但通過跟其他方言比較之後，我們發現原來這樣複雜的圖像只有一個源頭，那就是古江東方言。

大家都知道，中古支韻有兩個主要的來源：上古歌部和上古支部。據羅常培、周祖謨 (1958:26) 的研究，歌部支韻一系的字大約在東漢時期併入支部，包括「皮」、「奇」、「議」、「離」、「施」、「池」等字。這個轉變固然是大趨勢，但並不是在所有方言裡都發生過。直至現在，好些方言仍然維持著支韻轉入支部前的格局。吳方言處衢片和閩方言在這方面就表現得相當一致：

(15) 吳方言和閩方言原歌部支韻「特字」的讀音比較

地點	騎	倚	寄	蟻
開化(吳)	gue	ge	ke	ŋe
常山(吳)	gue	ge	ke	ŋe
廈門(閩)	khia(白)	khia(俗)	kia(白)	hia(白)
福州(閩)	khie(白)	khie	kie	ŋie
建甌(閩)	kuε(白)	kye <sup>47</sup>	kyε(白)	ŋye(白)
潮州(閩)	khia	khia(俗)	kia	hia

丁邦新 (Ting 1983:9-10) 留意到閩方言這幾個「特字」都有較低的元音，其中廈門話、潮州話的 [-ia] 更與李方桂 (1980) 所擬的上古歌部 \*-jar 相彷彿，因而推斷閩方言白話音 (colloquial reading) 在西漢末、東漢初從主流漢語中分支出來。<sup>48</sup> 最近梅祖麟 (2001:8,10) 考察吳、閩方言的層次時，也得到近似的結論。<sup>49</sup> 上述「特字」確實是秦漢層次的「遺物」，問題是方言支出的時間不一定等於「特字」所代表的年代。我們發現：三國時代仍有少數詩人用歌部字跟

<sup>47</sup> 《漢語方音字匯》只收錄了 [khi]、[ki] 兩音，此據羅杰瑞 (1988a:41)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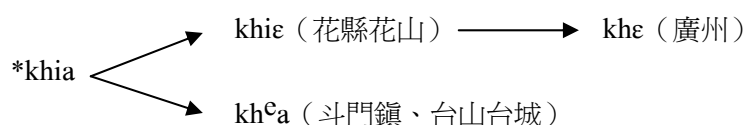
<sup>48</sup> 閩方言中有好些原來並不是歌部的支韻字也帶有 [a] 元音，如廈門話「紙」[tsua]。秋谷裕幸 (1994:24) 認爲這是古閩方言支部流向歌部的緣故。

<sup>49</sup> 古漢越語的借詞也反映了原歌部支韻字唸低元音的特點，如「池」*dià*、「離」*lia*、「義」*ngiã* (Pulleyblank 1984:209)。梅祖麟 (2001:14) 認爲：「古漢越裡有個層次相當於《切韻》時代。而且越南是中國的南鄰，借詞一定是來自金陵或江東，而不是洛陽或鄴下。」有了這幾個漢越語借詞，我們更加相信 A 類「特字」是通過江東方言傳播到南方各地去的。

「馳」、「奇」、「離」、「施」等字押韻 (Ting 1975:93; 周祖謨 1996:183)，表明歌部支韻轉到支部的過程存在過地域性的差異。西晉末年發生「八王之亂」，北人大規模南逃，部分移民就把原歌部支韻字唸低元音的現象帶到吳地去 (張光宇 1996:61)。<sup>50</sup> 至於吳地人遷入閩地，又是二、三百年後的事了。也就是說，閩方言支韻「特字」雖然反映了上古音的內容，但它很可能是通過流行於魏晉南北朝的江東方言傳入的。江東方言扮演了一個中介的角色。

粵方言的 A 類「特字」——「騎」、「奇」、「離」——都是上古的歌部字。「騎」字固然不用說，「奇」、「離」也可以在少數閩方言裡找到它歌部的源頭。<sup>51</sup> 配合移民史來看，A 類「特字」也是通過江東方言傳入廣東一帶的 (詳下文)。今廣州話三字都讀 [-ɛ] 韻，是受介音影響而高化的結果。表 (11) 恩平牛江話「騎」字唸 [khia]，是最原始的讀法。這個讀音經歷了兩種演變途徑：

(16) 粵方言「騎」字讀音的演變



花縣花山話 (廣府片) 的主元音已經高化為 -ɛ，但仍然保存著介音 -i-。介音脫落了以後，就成了廣州話的樣子。另一種演變途徑是介音還沒有引起主元音高化就已經脫落。斗門鎮話、台山台城話主元音前有個弱化的 -ɛ- 介音，明顯係由 -i- 介音發展而來，再進一步就是脫落，變為一個單純的 [-a]。循著這條思路，我們可以把「奇」、「離」的古粵讀分別擬為 \*khia 和 \*lia。

B 類「特字」的「蟻」從義得聲，屬於原歌部的支韻字，它的演變規律應該跟「奇」、「騎」、「離」一樣，但現在大部分粵方言都讀入祭、齊韻。出現這種現象只有兩個可能：(一) A 類跟 B 類屬於不同的語言層次；(二) A 類和 B 類有不同的來源。

第一種可能可以排除掉。因為在閩方言裡「蟻」、「騎」、「倚」都有相同的韻母 (表 15)。經過分析，知道這些字反映了歌部支韻轉入支部前的狀況，源自同一個層次。既然閩方言 A、B 類「特字」同層、而我們又相信江東方言是傳播這些「特字」的媒介，那麼就不好說粵方言「蟻」跟「騎」、「離」屬於不同的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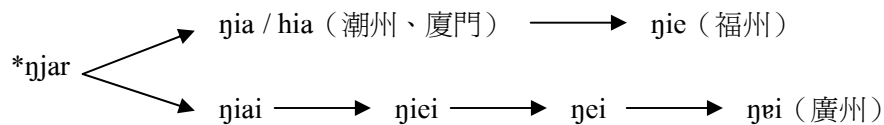
<sup>50</sup> 梅祖麟 (2001:10) 認為閩方言的「秦漢層次是從吳越地區遷來的」，與張說大同小異。

<sup>51</sup> 好像福州話「奇」唸 [khia]、「離」唸 [lic] (馮愛珍 1998:78, 102)。

翻閱李如龍等 (1992)、劉綸鑫 (1999) 所編的資料冊，可以看到 B 類「特字」跟 A 類「特字」的分布不大一樣：「蟻」在不少客贛方言裡都有較特殊的唸法，例如弋陽話（贛方言）[ŋɛ]、全南話（客家方言）[niɛ]、寧化話（客家方言）[ŋiəu] 等。相對地，「奇」、「騎」等字在這些內陸地區都已經混到支、脂、之不別的層次裡去。B 類「特字」在地理上的分布說明，粵方言「蟻」、「騎」之所以不同韻，是由於它們從不同的途徑傳入。

李方桂 (1980) 上古歌部的擬音是 \**-jar*（開口三等）。這個 *-r* 尾在現代南方方言的秦漢層次裡有兩種演化模式：一種是完全脫落，例如潮州話「騎」、「寄」都唸 [-ia]，完全看不見 *-r* 尾的痕跡。另一種是變為 *-i*。<sup>52</sup> 客家方言保留了幾個上古歌部而今讀 [-ai] 的字，<sup>53</sup> 像梅縣話「我」[ŋai]、連南話「個」[kai]。剛才說過，粵方言「蟻」字的特殊讀音很可能是經由客贛方言的地盤傳入的。「蟻」字帶 *-i* 尾就像客家方言「我」、「個」唸 [-ai] 一樣。現在嘗試說明為什麼粵方言「蟻」字會併入齊、祭韻中。

(17) 粵方言「蟻」字讀音的由來



我們把早期粵方言的「蟻」字擬為 \**ŋiai*。羅杰瑞 (Norman 1988b:212) 舉了一個越南語借詞「蛾」，音 *ngài*。「蛾」正是「蟻」的古字。<sup>54</sup> 雖然我們不能確定這個借詞的絕對年代，但它至少證明「蟻」在南中國地區曾經有過 [-ai] 這樣的韻母，也跟我們的擬構對當。接著的發展是介音 *-i-* 把主元音升高為 [e]，韻尾 *-i* 依舊保留。介音脫落後便成為 [-ei] 韻。這個 [-ei] 韻正是齊、祭韻字今唸 [-ɐi] 的來源。<sup>55</sup> 於是「蟻」就跟齊、祭韻字混併了。

C 類「特字」包括「舐」、「璽」和「徙」。「璽」、「徙」都不是口語常用字，一般方言調查報告都沒有收錄，難以作出比較，所以本節以討論「舐」字為主。「舐」在許多客贛方言裡都有特別的唸法，如永修 [dzɬe]、上高 [sai]、黎川

<sup>52</sup> 秋谷裕幸 (1994:23) 認為 *-r* 尾變 *-i* 是受介音影響而引致的逆同化。

<sup>53</sup> 參閱羅杰瑞 (Norman 1988b:212, 223) 的討論。

<sup>54</sup>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蛾」字下云：「蛾是正字，蟻是或體。」

<sup>55</sup> 今廣州郊區的江村、鴉湖、太和、竹料等地仍有人把少數齊、祭韻字唸為 [-ei]，李新魁等 (1995:140) 認為：「ei 是較早期的讀音，ɐi 則是後來之變。」本文同意他們的看法。

[ɕie] (以上贛方言)、安遠 [se]、定南 [sei]、井岡山 [sei] (以上客家方言) 等。梅祖麟 (1993:23) 一早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指出：「『舐』似乎是客方言中唯一的支韻特字，音值很像某些閩方言的支韻字……『舐』是個區域性的方言詞。大多數的方言用『舔』，用『舐』的只有閩南話、客方言、粵方言以及部分贛方言。客家話的『舐』字來源的一種可能是客戶來到贛南閩西後從閩語借入的。」萬波、張雙慶 (1998) 對建寧話的描述可以為梅說作一些補充。建寧話是一種深受閩方言影響的贛方言，在它的白讀層裡有十多個唸 [-ie] 韻母的支韻字，能跟脂、之韻字區別過來。建寧話的支韻「特字」包括「被」[pɰie]、「枝」[tsie]、「匙」[sie]、「騎」[kɰie]、「移」[ie]，還有本節提及的「舐」[sie] 等。我們認為這個 [-ie] 韻包含了兩個層次：上古和江東。上古層次有「騎」、「蟻」等幾個原歌部的支韻字，它們的演變是 \*-ia → -ie。其餘的「特字」則來自江東層次。對比吳方言的材料，就可以確定這一點。<sup>56</sup>「舐」可以視為江東層次的支韻「特字」，「璽」、「徙」也可能是同期的「遺物」。<sup>57</sup>

現在總結一下粵方言支韻的歷史層次，以廣州話的讀音為例：

(18) 粵方言支韻的歷史層次

層次	例字	廣州話韻母	特點 / 出現條件
1. 秦漢層次	騎、奇、離	-ɛ	反映原歌部支韻字尚未轉入支部的情形
	蟻	-ɛi	反映原歌部支韻字尚未轉入支部的情形，與「騎、奇」等字來源不同
2. 江東層次	舐、璽、徙	-ai	與脂、之韻有別 / 主要見於齒音字
3. 近代層次	碑、知、義……	-i、-ei	與脂、之韻相混

## 5. 結論

研究一種語言的形成必須結合歷史背景來加以考察。李新魁 (1983)、袁家驊等 (1989:177-179) 和游汝杰 (2000:105-106) 討論粵方言的形成過程時就很著重移民史的材料，可惜他們都沒有把移民潮和具體的音韻現象結合起來。現在我們

<sup>56</sup> 吳方言江東層次的支韻「特字」有「刺」、「匙」、「枝」、「舐」等 (梅祖麟 1993:11, 2001:8-9)，部分亦見於客贛方言中。江東層次的支韻「特字」沒有上古的歌部字。

<sup>57</sup> 「璽」、「徙」特殊的讀法可能和避諱有關 (鄭張尚芳 2002b:101)。但考慮到它們與「舐」字同韻，而「舐」在建寧話中又明顯屬於江東層次，所以暫時把這幾個字歸到江東層次之中。

看到虞、支二韻的「特字」都能反映江東方言的某些特色。考察這些「特字」傳播到廣東一帶的途徑，就可以知道江東方言跟現代粵方言有過什麼聯繫。

據劉淑芬 (1992:209) 和葛劍雄 (1997:383) 的研究，梁末曾有大批浙東沿海居民移居福建、廣東。「鬚」、「取」、「颯」等虞韻「特字」、以及「騎」、「奇」等支韻「特字」應該都是由這些逃難的移民帶到南方去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避難移住福建、廣東的人，多沿海道」(劉淑芬 1992:209)，而這批「特字」又正好集中在沿海一帶，較少見於流行於內陸的客贛方言中，和移民逃難的路線大體相合。如果這個推論正確的話，六朝廣東地區的所說的漢語方言很可能是江東方言的一個分支。<sup>58</sup> 既然江東方言曾經在嶺南流行過，那為什麼粵方言沒有一個完整的江東層次、而只有零零星星的「特字」？我們的答案是：因為現代的粵方言並不是由江東方言直接發展下來的。

唐末五代，北方戰禍連年，大規模的移民潮再次出現。當時粵北已經開發了陸路，部分難民便從江西經珠璣巷進入廣東。宋初太平興國年間 (976-984) 廣東路的人口只有 92559 戶，到元豐三年 (1080) 已增至 579253 戶，平均每年增長率達 18.5% (吳松弟 1997:174)。其中相當高的比例是外來移民。<sup>59</sup> 這些移民經濟實力強、文化水平高，他們的語言一下子便成了區內的主流，而原居民的語言則逐漸被淘汰，最後只剩下零碎的痕跡。這種由移民帶來的語言才是現代粵方言的前身。

這些移民所操的是什麼語言？劉鎮發 (2001[2000]:192) 認為是官話。<sup>60</sup> 他的意見大抵是對的。朱熹 (1130-1200)《朱子語類》卷 138 有句名言：「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熱。』」就是很好的證明。但「廣中人」所用的語言是否跟「洛中」的一模一樣？我們卻很懷疑。據史籍記載，宋代遷入廣東的移民以江西人為主 (吳松弟 1997:177)，他們所操的官話自然少不免夾雜了江西口音，其性

<sup>58</sup> 梅祖麟 (1982:244) 說：「我們一般的設想是認為東吳以來江南的純粹吳語很像現在的閩語；閩語型的方言在那時的分布地區比現在廣闊得多，包括江浙閩粵一帶。」梅先生註明這是羅杰瑞和包擬古 (Nicholas Bodman) 的意見。本文所討論的「特字」為此說提供了一點實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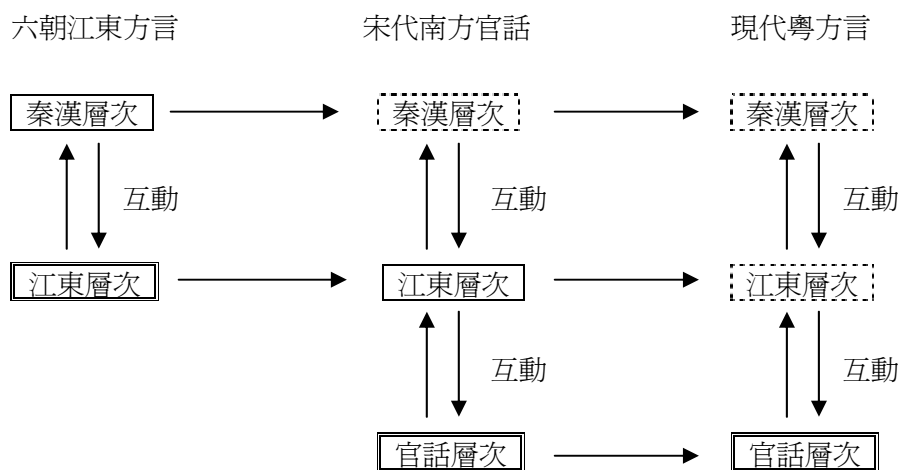
<sup>59</sup> 據北宋《元豐九域志》記載，客戶佔廣東總戶口 39%，好些州的客戶數甚至高於主戶數。參閱游汝杰 (2000:106)。

<sup>60</sup> 羅杰瑞 (Norman 1988b:221) 曾指出：「In general the Yuè dialects give the impression of being a well differentiated subvariety of Southern Chinese with a strong overlay of Northern Chinese elements. These elements, however, are clearly not of recent origin; rather, they point in many ways to the late Táng as their source.」但他沒有把移民史和粵方言的形成過程配合起來。



質就像今日的藍青官話或台灣國語。而且江西曾經是「江東方言的西陲」，<sup>61</sup> 這種官話裡肯定有個江東方言的底層，也包括了「芋」、「蟻」、「舐」等幾個「特字」。<sup>62</sup> 雖然都是源自江東方言，但「鬚」、「取」、「騎」是由梁末的移民沿海道帶來的，而「芋」、「蟻」、「舐」則是宋代的移民從陸路引進的，所以兩者的音值、歸併模式以至地理上的分布都不太一樣。這裡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江東方言中夾雜了一個零碎的秦漢層次，而宋代的南方官話則把秦漢層和江東層的「特字」一併帶到廣東去。漢語方言層次的多樣性，實在令人目不暇給。用圖表概括上述的話，那就是：

(19) 六朝江東方言、宋代南方官話和現代粵方言的關係



六朝的江東方言主要有兩個層次，分別是秦漢層和江東方言的主體層（主體層次以雙線表達）。宋代的南方官話以官話層為主體，同時也零散地繼承了江東方言的秦漢層和江東層。宋代南方官話發展為今天的粵方言，經過幾百年的層次互動，秦漢層和江東層已經幾乎沒有了（用虛線表達）。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只有數量極少的「特字」。

通過上文對「特字」的考察，我們粗略地探討過粵方言各個層次的來源。這

<sup>61</sup> 橋本萬太郎 (1985:31) 提出過「吳湘一體」說。所謂「吳湘一體」，其實就是六朝江東方言所覆蓋的範圍：東起江蘇、浙江，西迄湖南。江西介乎吳湘之間，本來正是江東方言的腹地，但後來受到客家方言和北方方言的侵蝕，所以才跟江東的陣營脫鉤。

<sup>62</sup> 事實上，梅祖麟 (1993:43) 早就指出：「粵語若干字反映的洽狎之別、支與之脂之別，不是直接導源於江東方言，而且間接來自早期贛語。」

些「特字」除了提供以往粵方言跟其他方言聯繫的證據外，同時也給擬構古語的學者一個啓示：粵方言跟很多漢語方言一樣，都是由不同的層次疊置、再經整合而成的。如果擬構古語時不分精粗、以爲所有共時的語言現象都有相同的歷史深度，那麼擬構出來的系統肯定是個空中樓閣。我們認爲：辨別歷史層次、再梳理出各層的對應關係，都是擬構古語——尤其是漢語方言的「祖語」——的大前題。<sup>63</sup>

### 引用文獻

- Cheng, Chin-chuan (鄭錦全), and William S.-Y. Wang (王士元). 1972. Phonological change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1-2:216-270.
- Dixon, R.M.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oy, John. 1966. *Szeyap Data for a First Approximation of Proto-Cantone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79. The etymology of the aspect marker *tsɿ* in the Wu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CL)* 7.1:1-14.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1979.4:268-274.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3.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1983.3:201-211.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4. Three Min etymologi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3.2:175-189.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8b.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9. What is a Kèjiā dialect.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vol.1, 323-34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91. The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ed. by William S.-Y. Wang, 325-360.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3.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Pulleyblank, E. G. (蒲立本). 1979. Some examples of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from

---

<sup>63</sup> 徐通鏞 (1991:423) 曾指出：「歷史比較法的一個先天弱點就是把所比較的材料統統納入一個時間層次，擬構出來的原始形式也分不出時間上的先與後。」Dixon (1997:46) 也說：「Different strata seldom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to my knowledge, in any reconstruction of a proto-language (except for Indo-European).」言下之意，就是擬構祖語時應該注意語言的層次性。

-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 (A.D. 502-556). *Studia 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ed. by Wolfgang Bauer, 315-327.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 Pulleyblank, E. G. (蒲立本).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4.4:1-14.
- Tsuji, Nobuhisa (辻伸久). 1980.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uangxi Yue Dialects* [廣西粵語比較音韻論]. Tokyo: Kazama Shobo.
-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72. *Phonology of Cantonese*. Studies in Yue Dialects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丁邦新. 1988.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3-22。
- 丁邦新. 1992. 〈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1輯, 23-39。台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丁邦新. 1995.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1995.6:414-419。
- 丁邦新. 2002a. 〈漢語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中國語言學報》[JCL] 30.1:1-15。
- 丁邦新. 2002b. 〈從特字看吳閩關係〉,收錄於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85-92。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 丁邦新. 2003.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收錄於何大安主編《古今通塞: 漢語的歷史與發展》, 1-21。台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 大西博子. 1997. 〈蕭山方言的魚和虞〉,《中國語學》244:161-170。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7.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 朗文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1995. 《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 語文出版社。
- 平田昌司. 1995. 〈日本吳音梗攝三四等字的讀音〉,收錄於《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122-133。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白宛如. 1998. 《廣州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何大安. 1981.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 何大安. 1987. 《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台北：大安出版社。
- 何大安. 1993. 〈六朝吳語的層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4:867-875。
- 何大安. 2000. 〈語言研究中的層次問題〉，《漢學研究》18卷特刊，261-271。
- 余靄芹. 1995. 〈粵語研究的當前課題〉，《中國語言學報》[JCL] 23.1:1-41。
- 吳松弟. 1997. 《中國移民史》，第4卷：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吳聖雄. 1991. 《日本吳音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 1995. 〈論閩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研究》11:15-35。
- 李如龍. 2001. 《漢語方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新魁. 1983. 〈論廣州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收錄於李新魁 (1993)《李新魁自選集》，296-30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 1993. 《李新魁自選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 1994. 〈論侯、魚兩部的關係及其發展〉，《語苑新論——紀念張世祿先生學術論文集》，335-35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新魁, 黃家教, 施其生, 麥耘, 陳定方. 1995. 《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榮. 1990. 〈颱風的本字（上）〉，《方言》1990.4:241-244。
- 李榮. 1991a. 〈颱風的本字（中）〉，《方言》1991.1:1-9。
- 李榮. 1991b. 〈颱風的本字（下）〉，《方言》1991.2:83-87。
- 周祖謨. 1943. 〈《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收錄於周祖謨 (1966b)《問學集》，405-433。北京：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66a. 〈《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收錄於周祖謨 (1966b)《問學集》，270-404。北京：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66b. 《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96. 《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河野六郎. 1976. 〈「日本吳音」について〉，收錄於河野六郎 (1979)《河野六郎著作集》第2輯，535-553。東京：平凡社。
- 河野六郎. 1979. 《河野六郎著作集》。東京：平凡社。
- 秋谷裕幸. 1994. 〈閩語における支韻開口字〉，《中國語學》241:19-29。
- 秋谷裕幸. 1997. 〈閩語に於ける虞韻舌齒字について〉，《中國語學》244:150-160。
- 秋谷裕幸. 1999. 〈也談吳語處衢方言中的閩語成分〉，《語言研究》1999.1:114-120。
- 秋谷裕幸. 2001. 《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松山：愛媛大學法文學部總合政策學

- 科。
- 秋谷裕幸. 2002. 〈早期吳語之脂支韻和魚韻的歷史層次〉,《中國語文》2002.5: 447-451。
- 徐通鏘. 1991.《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袁家驊等. 1989.《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光宇. 1990.《切韻與方言》，175-19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張光宇. 1996.《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張惠英. 1993.《崇明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張琨. 1990.〈《切韻》止攝遇攝字在現代粵語方言中的演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4:943-966。
- 曹志耘, 秋谷裕幸, 太田齋, 趙日新. 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社。
- 梅祖麟. 1982.〈從詩律和語法來看《焦仲卿妻》的寫作年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2:227-249。
- 梅祖麟. 1993.〈南北朝的江東方言和現代方言〉, ICCL-2 宣讀論文。Paris: Minstère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space.
- 梅祖麟. 1995.〈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 收錄於《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1-12。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梅祖麟. 2001.〈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2001.1:3-15。
- 清水茂. 2000.〈屈大均詞的押韻〉,《中文學刊》2:165-171。
- 許寶華, 陶寰. 1997.《上海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許寶華, 宮田一郎主編. 1998.《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
- 陳永正主編. 2000.《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陳伯輝. 1998.《論粵方言詞本字考釋》。香港：中華書局。
- 陳忠敏. 1998.〈吳語及鄰近方言魚韻的讀音層次——兼論「金陵切韻」魚韻的音值〉,《第六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345-364。台北：中央研究院。
- 陳忠敏. 2002.〈方言間的層次對應——以吳閩語虞韻讀音為例〉, 收錄於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73-8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萬成. 2001.〈說「颶」〉,《中國語言學報》10:161-166。
- 游汝杰. 2000.《漢語方言學導論》(修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湯珍珠, 陳忠敏, 吳新賢. 1997. 《寧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萬波, 張雙慶. 1998. 〈建寧方言支脂之三分現象〉, IACL-7 及 NACCL-10 宣讀論文。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 葉祥苓. 1998. 《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葛劍雄. 1997. 《中國移民史》，第 2 卷：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董同龢. 1960. 〈四個閩南方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729-1042。
- 詹伯慧主編. 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詹伯慧, 張日昇主編.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詹伯慧, 張日昇主編. 1988. 《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詹伯慧, 張日昇主編. 1994. 《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詹伯慧, 張日昇主編. 1998.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劉淑芬. 1992. 《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劉綸鑫主編.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鎮發. 1997. 〈粵客方言文白異讀的比較〉, 第六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宣讀論文。收錄於劉鎮發 (2001) 《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 134-14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劉鎮發. 2000. 〈現代粵語源於宋末移民說〉, 單周堯、陸鏡光主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76-83。北京：商務印書館。收錄於劉鎮發 (2001) 《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 188-200。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劉鎮發. 2001. 《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潘悟雲. 1995. 〈溫、處方言和閩語〉, 收錄於《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100-121。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雲.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蔣祖緣, 方志欽. 1993. 《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鄭張尚芳. 2002a. 〈閩語與浙南吳語的深層聯繫〉, 收錄於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17-2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鄭張尚芳. 2002b. 〈漢語方言異常音讀的分層及滯古層次分析〉, 收錄於何大安主

- 編《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97-12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 橋本萬太郎. 1985. 《語言地理類型學》(余志鴻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羅杰瑞 (Jerry Norman). 1988a. 〈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中國語文》1988.1: 40-43。
- 羅杰瑞 (Jerry Norman). 1990. 〈江山方言中類似閩語的成分〉，《方言》1990.4: 245-248。
- 羅常培, 周祖謨. 1958.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 羅康寧. 1987. 《信宜方言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Received 10 September 2002; revised 5 September 2003; accepted 13 October 2003]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  
kwok97hk@netvigator.com

## Evidence for an Ancient Jiangdong Layer in the Yue Dialects as Revealed in “Special Words” of the Yu and Zhi Rhymes

Bit-chee Kwo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pecial words”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an ancient Jiangdong layer in the Yue dialects.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Jiangdong dialects (also referred to as ancient Wu (古吳語) or Jinling Qieyun (金陵切韻)), extended across most of sou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A.D. 220-589). Historical documents such as *The Family Instruction of the Yan Clan* (顏氏家訓) record various phonological traits of the Jiangdong dialects, enabling us to discern vestiges of them in the modern dialects. Recent reports furthermore reveal a relatively complete Jiangdong layer preserved in southern Wu, northern Gan, and Min.

Yue dialec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believed to derive from a northern variety brought south by immigrants not earlier than the Tang Dynasty (A.D. 618-907). Yue apparently has no clear Jiangdong layer as found in Wu or Min. What Yue does attest is a mere handful of “special words” pronounced differently from their values in traditional rhyme books. Instances involving Middle Chinese Yu and Zhi rhymes a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since they not only show a strong correlation to the Jiangdong layer of Wu and Min, but also reflect phonological innovations found in the rhyming practices of the Jiangdong poems, leading us to believe that these “special words” belong to the Jiangdong layer. We therefore claim that the dialect spoken in Guangdong (廣東) and Guangxi (廣西)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was a variety of the Jiangdong dialects, but that it was largely replaced after newcomers from the north populated the south. And so traces of the older Jiangdong substratum can be found only in the forms of “special words”. We also show that the Jiangdong dialect carries an Old Chinese layer. Some archaic features observed in the Yue dialects are in fact better derived from the Jiangdong layer, rather than directly from Old Chinese.

It is hoped that the present work will shed new light on the strat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a topic that has recently evoked much heated discussion.

Key words: Yue dialects, Jiangdong, language strata, special words, Yu rhyme, Zhi rhyme